人物

马识途的宏愿

□（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

作为知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马识途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其早期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本报邀请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原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撰文，讲述他与马识途的一段往事。

2014年5月24日，“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在现代文学馆举行。那天，铁凝、王蒙等作家先后发言。当马识途老人发言时，会务人员为他准备了一把椅子，让他坐着发言。但是，被马老婉拒了，他执意要站着发言，甚至把拐棍挂在左胳膊上，笔直站在那里发表百岁随感，让现场的人无不感佩。

会议结束时，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李冰叫住我说，马老有一个想法，他有很多故事，想改成电影和电视剧，但自觉年岁大了，力不从心，想请编剧们来写成剧本。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吧，由你们《中国作家》来完成，你们不是正好有影视版嘛。

我说可以，拍摄资金和启动经费谁出？

李冰书记说，拍摄资金回头筹措，启动经费作协先给你20万元。

李冰便把我带到马老面前。我说，马老您放心，过几天我会去您家里拜访您。马老很高兴，留下了联系电话和亚运村他女儿家的住址，说他会在北京待些时日。

2014年6月10日我去拜访马老。 一进门他就高兴地说：“艾克拜尔同志来了，欢迎欢迎。”我很惊讶，百岁老人居然见过一面就记住了我的名字。我们聊了一会儿，马老说，他出了一本新书，要送我一本。不容我扶，说着就从沙发上噌地一下站了起来，进内屋拿出一本《路》，签上“艾克拜尔同志 马识途 2014年6月10日”赠送给我。

我告诉马老，《中国作家·影视》版准备由柳建伟、赵大河、林夕、蔡笑扬4位编剧组成一个创作团队，来和他深入交流，再进入创作。当然，得要4个人的时间档期一致，协调好了再进入工作状态。

艾克拜尔·米吉提（左二）带领林夕（左一）、柳建伟（右一）等作家拜访马识途（右二）

经过一系列协调，工作已经有序推进。2014年9月5日上午，我去中国作协李冰书记办公室，向他汇报了关于百岁老人马识途的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进展情况。柳建伟同意接手改编马识途老作品《百合花》为电影剧本，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动提出要将此片打造成为迎接抗战胜利79周年大片，投资也由他们来出。另外，组织赵大河、林夕、蔡笑扬3位改编电视连续剧。赵大河是荣获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湖光山色》的改编者。中秋节过后，9月17日-18日带他们去成都见马识途老人家。

李冰书记表示同意，让我无论如何把这件事做好。我说我会尽全力做好。这次“五个一工程奖”获奖电影《蓝辉》就是我一手抓起来的，剧本就是邀请柳建伟创作的。我们《中国作家》三个版都有获奖作品：文学版有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纪实版有铁流、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 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黄传会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的儿子》；影视版有柳建伟的电影剧本《凤凰涅槃》（即《蓝辉》），王朝柱的电影剧本《永远的雪山草地》、电视剧本《寻路》。共有6部作品获奖，这是全中国原创刊物中仅有的。

2014年9月17日，我和柳建伟、赵大河、林夕、蔡笑扬一起飞抵成都，拜访百岁作家马识途老人。他老人家看到我们一行果然来到，非常高兴。他说他会把自己的故事如数家珍和盘托出。大家交谈甚欢，气氛其乐融融。在他家正壁上挂着一幅“岁百寿人”横幅扁额，我们在这幅匾额下与马老合影告辞，马老执意把我们几位送到电梯口。临别我告诉他，我因为工作抽不开身，明天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位编剧会留下来与他深入沟通，写出剧本。于是，我于翌日返回北京，他们4位编剧留在成都，继续与马老深度采访沟通，做好剧本创作准备。

不知不觉过去一个多月，4位编剧住在成都与马老沟通，几乎掌握了他的所有故事。2014年11月7日，我再一次来到成都，到百岁作家马识途老人家里登门拜访。这一年，正好他与兄长马士弘共同出版《百岁追忆》《百岁拾忆》，分别回忆了他们极富传奇色彩的百岁人生。

他们的故事十分鲜明，且无可替代。新中国成立前，三哥马士弘为国民党少将，五弟马识途是中共地下党员。兄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1期，弟弟毕业于西南联大，所走道路截然不同。这一点极富戏剧色彩，也吻合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马识途1941年在重庆被特务追捕，还是三哥马士弘特地从家乡赶过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他脱身。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作为地下党员被捕入狱直至牺牲，也是三哥马士弘到监狱看望。在解放后，马士弘因他特殊的历史身份，受到局限，正是马识途一直接济他的生活。直到1979年马士弘得到政策落实，成为成都市政协委员，由此一切释然。

显然，马识途和他兄长马士弘的经历极度浓缩了一个时代和历史，转化成电影电视画面一定会扣人心弦，感人至深，教化后人。这4位编剧也做足了功课，剧本呼之欲出。

然而，创作有时不能立竿见影，需要时光的积蓄与磨合。百岁作家马识途老人在110岁上驾鹤西去，但是他把宏愿留给人间，我相信他的宏愿一定会实现，他的故事会洒满人间。

（作者系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原主编）

地方

老北门的新故事

□温月

城北凤凰山体育中心夜景

一

1988年12月，我搬离生活了整整30年的东城根街，迁居解放路一段的平福巷，在这俗称“老北门”的地方，开始了长达17年的城北岁月。

说实话，对于居家城北，最初我内心是抗拒的，只是出于照顾在这一方上班的妻子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新居不但邻近城郊驷马桥，而且还在商店送货都要加收费用的一环路外，周边的建筑也多是老旧简陋，觉得大环境较差。认为即便住北门，人民北路所在的“新北门”也要好许多，至少有成都剧场、省林业厅、成铁局和五冶等“高大上”的单位或机关；高楼矗立，马路宽平，林木蓊郁，交通也更方便。这或许是一种偏见，但也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

然而，身居六层高楼，虽无电梯代步，却有厕所解急；不久通了天然气，连冬天沐浴也成易事。此外，因与四川旅行车制造厂宿舍区为邻，受惠于该厂安装的电视信号接收设施，我在家中无须把那电视机天线掰来扭去，也能清晰地收看节目，省劲儿不少。后来又安装了闭路电视系统，效果更是不摆了，生活的便利完胜东城根街的旧宅。偏见终不敌实惠，“拒北”之心自然消解，竟然一住就近二十载。

1991年5月，一位画友揽下了为新都电缆厂绘制一幅大型广告的业务，邀我合作。想着有旅游假可用，当即爽快应允。我那时怕挤，不喜乘坐公交车，但凡距离20公里以内的地方，仗着年轻力壮宁愿骑自行车前往。这新都距城北驷马桥18公里，而驷马桥距我家则不过1公里，遂决定蹬车骑行；加之不愿留宿新都，于是连续3天，朝发暮归，最终挣下了这笔广告费。家居北门的优势已然凸显。那日在三河场“锦门”游览，还不禁忆起自己当年蹬着单车从场边公路飞驰而过的情形。

初居平福巷时，此地尚属城乡结合部。从我的卧室推窗东眺，眼前田畴无垠，林盘葱茏。时时可见农民在地头劳作，路人垄上行走；暮霭四合，炊烟起时，亦可闻母亲呼唤玩童归家。日出日落，冬去春来，随着时光的流动，窗前的景色，远远近近亦在变换。不经意间，田垄成了工地，竹丛被楼盘替代。当我2005年再次搬离时，“城”扩大了，“乡”却没了，结合变成了融合，老北门亦新颜渐显。

二

从平福巷进城，迈过一环路北三段梁家巷十字路口，沿簸箕街南行，乃系我的“传统”路线。这条老街最值得“炫耀”的，是曾“迎接”1949年12月从北门驷马桥入城的解放大军。如今，将其划入解放路一段和二段之中，无疑具有纪念意义。据史料记载，往昔的簸箕街颇多寺庙与祠堂。然而我在此街来去时，它们早已杳无踪影。此时在我眼中，堪作地标的是“喀秋莎”酒店和华西集团两家企业。“喀秋莎”酒店原址是成都市供销社系统的一家单位。出租地盘改做酒店后，店方便取了这个带有俄罗斯味儿的洋名；颇为有趣的是，找不到苏联产的嘎斯69越野车，便搞了一辆国产的北京212吉普车安上两门道具火箭炮，摆在酒店门口，借以凸显“喀秋莎”的历史底蕴。尽管有“李代桃僵”之嫌，但这别出心裁的举措，在当时的确为酒店博得了无数好奇与关注的目光，广告效应凸显。这或可算作企业营销的一个成功范例。

距“喀秋莎”不远的华西集团，那可是大名鼎鼎。该企业自1950年以四川省建筑工程组之名始建以来，70余载岁月，分合频繁，历经变迁，其前身曾用名多达11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走出四川、南下深圳，投身特区经济建设，成就卓著，名震全国。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文学家马识途曾在该集团四川省建筑工程组、四川省建筑工程局和四川省城市建设局3个历史时期，分别担任组长和局长。

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这家历史长久、业绩昭彰、员工数万，以“善建者”自豪的大型国企，开敞街头的门脸多年来却十分简朴，毫不张扬。“重里子轻面子”，我每每从门前路过，都会为此油生感慨。直到近年，为配合市容美化，这门脸方才有了改变，然大气中仍不失简朴，值得点赞。

三

从北大街方向前往市中心，北门大桥乃必经之处。上世纪末的北门大桥，虽也是水泥钢筋筑就，但远不及今天的“北门桥”宏伟壮观。那些年，我无数次经过北门大桥，竟未曾在桥北的大安茶庄饮过一杯茶、在桥南的“师友面”店吃过一碗面。如今想来，不免有几分遗憾。当时，曾有三五成群的农民工，每天扛着毛刷滚子或其他简陋工具，从早到晚，聚集桥畔，招揽粉刷、修补房屋之类的活路，成为一道独特的桥头风景。

然而于我，最难忘的是大桥右侧金花街口的那家模型玩具店。年轻的店主曾老板原是某园林单位的汽车司机，适逢“下海经商”热潮掀起，便辞去公职当了弄潮儿，和妻子一起开了这家小店。1991年，我爱上汽车模型收藏，曾老板的小店便成了我下班途中时常去的“打卡”地。曾老板很勤快，时不时南下广州采购商品，我亦因此收藏到了不少心仪的车模。三十余载时光，宛如北门大桥下的府河水匆匆流逝。我和曾老板早已成了朋友；而他和妻子，也靠着经营模型玩具，养大了儿子，添置了汽车，住上了楼房，买下了店铺。大学毕业工作后的儿子不久前还为他添了一个孙子。北门大桥，见证了一位自谋职业者的勤劳与成功。

今天，北门桥边的模型小店已然不存，但曾老板的生意仍在经营，我和他的友谊一如既往。

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接北东街西端、南抵文武路东口的草市街，当属老北门的黄金地段，也是我上班下班乃至探望父母往返的便捷通道。其时，草市街店铺林立，商业繁荣，并因为成都旅馆与和平电影院而聚集了旺盛的人气。建于1950年代的成都旅馆，曾跻身蓉城大型旅馆之列，且以其“成都市政府第一招待所”的特殊身份，成为草市街的地标而风光一时。改革开放后，每年一届的成都春季糖酒会，成都旅馆凭借南邻天府广场，北接火车北站的地利，尤得各路客商青睐，生意火爆，一床难求；密集的巨幅广告如彩色瀑布从旅馆楼顶“直泻”而下，气势恢宏；下榻的客商进进出出，旅馆内外尽见忙碌的身影。旅馆前的草市街头，一队队帅哥美女，身挎写有厂商名称的绶带，手举醒目的产品广告牌，列队梭巡，宛若一道靓丽的风景。糖酒会即将结束的那两天，草市街更是热闹非凡。急于轻装回府的客商，纷纷租下旅馆附近沿街店铺的柜台，削价抛售样货，引来无数顾客竞买“相因”，以至于一度路塞。

如果说，成都旅馆的灿烂“春光”主要源于春季糖酒会；俨如片区文娱中心的和平电影院，则堪称四季“风光”。尤其是每有大片新映，观众如堵，门庭若市。我曾在这家影院当了近3年的业余影评员，在为影院撰写影评的同时，亦发挥自己习画的专长，为影院义务绘制了几十幅电影广告。这期间，和平电影院最出“风头”的当属1989年8月上影《最后的贵族》剧组和1991年1月峨影《焦裕禄》剧组，在此举行的影片首映式暨与观众见面会。我作为影评员不但有幸参加了这两次活动，且还得到了两部影片主角的扮演者潘虹和李雪健的签名，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始建于1955年的和平电影院，坚持放映电影70载，至今未曾中断，创下了成都老电影院“唯一”之纪录！不啻是草市街的荣耀与标志。

那时，每每带着学龄前的儿子探望父母后夜行归家，路过草市街，我都会被店铺灯火通明、顾客络绎不绝，街头车流不息、路人熙熙攘攘的情景所感染，甚至还编了儿子至今仍记得的一段顺口溜：“嘿，这一截，真闹热，从早晨到天黑……”

日前，专程前往老北门一游。久未亲临，沿线的巨变令我惊叹不已，一时间竟难以相辨。如今它“华丽的转身”，遂使那当年的老北门也仅仅存在于故事之中了。

李劼人 锦水文学奖

诗歌

刘道平诗选

舟行

锦江春色送扁舟，今日真成访戴游。
一幅横披图画好，半城杨柳半城楼。

溪边树

溪前树碧绘新图，借得东风头上梳。
脚下涓涓流水细，绝知深处有肥鱼。

青城湿地公园

茅寮芳树带轻云，世外桃源四季春。
野老斜挑歌一担，相看俱是画中人。

暮景

岸柳新妆云髻垂，夕晖揉绿暮烟飞。
凝眸娇燕成双舞，自笑多情又一回。

夏日读书

长夏何言正好眠？窗开不废读书天。
有情风恐人将老，总是来回为我翻。

李永才诗两首

致蓝花楹

你好，蓝花楹。在这样的清晨
遇见你是我的缘分
知道你的名字，是因为你的突然
突然的花开，突然的铺排
有一刻，我仿佛置身于蓝色的水域
一群湖水般的眼睛
紧盯着我的窗口，每天的日出日落
你都是沉默的知情人
你好，蓝花楹。你的形状、颜色和情绪
无关乎其他，只关乎审美
我得好好看看你，你骄傲的过去
你低调的现实与未来
你的每一根枝条，都适宜于想象
每一片花瓣，都充满斑斓
这无聊的尘世，因为你
又多了一些情趣，一些干净的日子
你好，蓝花楹。你的超凡脱俗
让我无法理解，一种植物的生存哲学
你不关心三尺之外的咖啡、蔬果
只和我分享，蓝天之下
蓝色的歌谣、鸟鸣，以及一朵白云
阴晴不定的表情
你像一个春意荡漾的少女，风来雨去
始终保持，无需修剪的美好
花开花落，自由而任性
似乎只需一个雨季
就可以把蓝色的格局，绵延千年

雨中的光影

一个晚归人，徘徊雨夜的巷口
街灯微妙而低调
春雨欣然落下。这些高处的光芒
与低处的流水
并存于同一片社区，相映成趣
我登上建筑的高处
临窗观望，一个城市的夜晚
如何被万家灯火重构
那些器物上的光亮，旋转、起伏
绵延不断。像一只夜莺
在雨中高歌。那些跳动的音符
那么轻盈，那么欢快
哪里有灯盏，哪里就生动起来
光与影制造的梦境，总让人出其不意
谁领悟个中奥妙，谁就可以
用一盏灯，与夜晚对话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